

○孙法智等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神鹰计划的破产

○特区谍影

○父女恩仇

○灵感塔的钟声

○遗憾的女裸雕

○无法通过的彩桥

“神鹰”计划的破产

孙法智 等著

“神鹰”计划的破产

孙法智 等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湖北省孝感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1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ISBN 7—5400—0152—6 / I·141 定价2.65元

目 录

- 遗憾的女裸雕.....孙法智 (1)
- 特区谍影.....孙法智 (29)
- “神鹰”计划的破产.....孙法智 (65)
- 罗柯托夫死之谜.....孙法智 (114)
- 灵感塔的钟声.....杨 铎 (136)
- 父女恩仇.....陈立风 (165)
- “大杆子”轶事.....肖 楠 (238)
- 无法走过的彩桥.....涂白玉 (275)

遗憾的女裸雕

孙法智

S市公安局国家安全处侦察科长皇甫升遇上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几天来，他焦躁不安，茶饭大减。这当然符合他这个年龄组（三十多岁）人的性格：急于求成，破案心切。今天，他一上班就截获了从日本东京寄往本市美术馆专业画家、雕塑家薛家伦的挂号信。因为，他断定这封信可能同上级追下来的那个窃取经济情报案有关。所以，经过特许他才这样做的。不然，他也担当不起干涉他人通信自由的罪名。可是，当信被拆开以后，他和同事们却大失所望。信中非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而且尽是讲中日友谊和文化交流内容的。“哎，这怎么向薛家伦交待呢？”同事们不无埋怨地说。皇甫升搓住手，显然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他略有所思地对同事们说：“我可能失策啦，让我们坐下来再认真研究一下吧。”

皇甫升今年35岁，1980年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市公安局。从事侦察工作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由于他肯学好钻，业务进步却比较快，特别是参与侦破了本市几个疑难案件，使他小有了一点名气，去年被提升为科长。本来，他是顺风顺水的。谁知今天却出了丑——发生了一个不小的失

误。因为，S市的人几乎都知道：薛家伦是国内外很有名望的书画家、雕塑家，市对外友协的理事。皇甫升竟以“有特嫌的可能”为由扣压了他的信件，又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在深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今天，这不能不是问题。

皇甫升下班后，垂头丧气地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家里。他把小皮包往写字台上一丢，就坐在钢管折椅上发愣。要在平时，这一会儿他应该是极其紧张、甚至是手忙脚乱地为即将下班的爱人准备饭菜，什么下面条呀、焖米饭哇……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而今天，他没有这个心思，干坐着等着挨“尅”。他索性拉开皮包的链子，再次展开了那封日本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薛先生：您好！承蒙您的大力协助，我的女儿美芝子已安全地返回东京。作为爸爸，我本不该看您给她画的裸体像的，可是，那是出自您——中国有造诣的中年画家之手的作品。所以，我还是看了。嗨！您简直画得太美啦！您可能料想不到的是，这幅画轰动了整个东京。几个星期来，电话、电报终日不断，采访和求婚的人络绎不绝……美芝子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可见，您这幅画的魅力。听女儿说，她的裸体雕像你也在进行中，我们期待着您的艺术品运往东京，也等待着更大的轰动……按照你们中国话来说，我已经是古稀之人啦，但在有生之年还愿为日中友谊贡献微力。因此，我想当您把女儿的裸体雕塑完成之后，亲自去接收。同时也顺便归还一些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从中国掠走的一部分珍贵文物和古玩，以还我欠下的中国人民的债……官本纠夫上。”

他刚看完信，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他的那位名叫白倩倩、在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妻子回来了。她没有理睬他，

就连忙去厨房做饭去了。他今天感到很幸运，一向清高的她没有找他的茬。使他可以尽情地想那个案子——具体地说就是怎么向薛家伦谈那封信。

厨房里传来一阵锅碗瓢勺的“交响乐”，他还有点儿不耐烦了，忙站起来关上房门。他一转身，眼睛在一幅画上停住了。这是一幅《源远流长》的国画，挂在双人床的床上方，画是精心装裱过的。画面上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那笔调当浓则浓，当淡则淡，色彩非常协调。看来气势磅礴，宽阔无比。这是薛家伦两年前赠给他的。那是他刚刚接到平反通知的时候。画家还在右上方书有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只见那草书龙飞凤舞，行若流云，翰墨飘香。“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他决不会为小事所赘。”皇甫升自言自语地说：“薛家伦能画出这样的画，可以想象他的胸怀是多么地坦荡……我何不去对他明说呢？”

“皇甫、皇甫，出来吃饭吧！鸡蛋面条下好啦。”妻子在喊他。此刻，他不敢怠慢，急忙走出卧室来到了客厅：“哈，好香啊，你的动作真利索。”他看着她，笑着，和她对面而坐。

妻子没有答话。当他拿起筷子挑起一团面条准备送往嘴里的时候，她发话了：“我的侦察科长，你是不是也在为宣纸生产工艺被盗一案犯难啊？”他先是一惊，一听到她问的是这个，忙把一团面条送进嘴里，边嚼边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消息还够灵通的！”她挑起一块鸡蛋放在口里很轻松地说：“市外办正在追查，这种技术情报是怎么泄漏出去的。”“噢？”他点点头，嘴里吞了一团面条不动了。“哎，看你那个紧张样儿！我说，这有什么难的吗？去年以

来咱们市来了几个外国人，都到哪些单位去过，不都明摆着的吗？一查不就……”她说。“对，对。”他虽然觉得她想的非常简单，但也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娇嗔地说：“我的夫人现在懂得还不少呢！”

二

下午，皇甫升身着便服，带着那封信来到了薛家伦的住处——市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单身宿舍。他刚走近这栋楼，就听到“嘶拉、嘶拉”的响声。这不是他平时听惯了の木匠制做家具的声音，好象是用锉子在锉石头，声音特别尖细、刺耳。啊！他想起来了——信中提到的那尊女裸雕——莫非这就是他的家？

他按响了电子门铃，果然不错！薛家伦手里拿着一把锉子，腰里围了个围裙，脸上、身上落了一层石头粉末，给他开了门：“哎呀！是你呀！稀客、稀客，请进、请进。”薛家伦客气地把皇甫升让进了沙发里，忙放下手中的锉子去倒水。可是，一提水瓶空了：“哎，真不巧，没了。我去烧！”

“不忙，不忙，我刚刚吃过午饭，不渴，不渴！”皇甫升忙站起来制止，他坦率真诚的话语，给他解除了几分窘相。薛家伦伸出手说道：“那好，请坐吧。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这位画家知道，干他们这一行的与众不同。“没什么要紧的事。”皇甫升说。薛家伦一边同皇甫升说着话，一边看着雕像。皇甫升也顺着薛家伦的目光看去，发现了那尊放置在墙角木墩上的汉白玉大理石女裸体半成品雕像。只见那石头洁白无瑕，灵龙透剔。那同人体一样高的女裸雕，体态丰满而不雍，面容娇美而不媚。整个雕塑结构合理，线条分明，亭亭玉立，栩栩如生。真象一个活生生的维纳斯！薛家伦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拿起小铁锤和钻子，旁若无人地在

裸雕的头部钻了起来。这时，皇甫升不知是被这尊雕塑所吸引还是被薛家伦的创作热情所感动，也站起来看着他工作。而薛家伦却全然不知。他钻了几下之后，向后边退边看，不小心踩在了皇甫升的脚面上。他这才想起客人，很抱歉地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请坐，请抽烟。”他放下手中的工具，去拿烟。

皇甫升接过烟，燃着了。他把火柴棒放在烟灰缸里，吐出口里的烟雾，观察了这个房间。这是一个套间，外间除了这对沙发外，就是一个小饭桌，另一面是那个雕塑、画架、画具。里间是他的卧室。整个房间尘土四散，摆设零乱。皇甫升从周围的环境断定，他还是孑然一身。再看看房子的主人吧，才四十多岁，两鬓已经斑白。那身体虚弱的样子，自然使皇甫升联想到许多埋头事业的知识分子，是多么需要人们的理解和照顾。唉，“文化大革命”给他爱情上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愈合，可怜哪！也可能搞艺术的人都是这样，只想到了能给世上留下点什么，而很少考虑要从世上得到点什么。有时他们真叫人难以理解……他胡乱揣摸着他。

“你到底有什么事呀，皇甫？”他终于忍不住发话了，并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纸条。皇甫升这才发现墙上一张正方形的白纸上写着黑字“谈话请不要超过15分钟”的警告。他顿觉紧张起来：“没、没什么大事。”他说着，拿出了那封信说：“给你送来一封信。”他把信递给他，解释道：“邮局的同志一看是从国外寄来的，就交给了我们。又被那些毛手毛脚的收发员给拆开了。这不，不好交待了，托我给送来了，我想你不会见怪吧？”

“哎——哎！哪里话。信也没什么保密的，看了也没什么关系，又不是谈恋爱。哈哈！”薛家伦这一说，倒解除了

皇甫升的疑虑。皇甫升微微点头，示意他看那封信。

薛家伦看了看信封，笑了笑：“这是宫本纠夫来的。就是去年访问我们市的那个日中友协代表团的副团长。”

“噢？是吗？”皇甫升附和着，心里有些激动。

薛家伦读着信，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而这对于皇甫升来说，该是多么神秘、多么不解的微笑啊！

皇甫升耐住性子好不容易等待薛家伦看完了信。他有意地看看信，再看看雕塑，一字一句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家伦？”

薛家伦从烟盒中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点着抽了一口，呛得他咳了起来。他索性拧灭了烟，给皇甫升讲了事情的经过：

“那是去年金桂飘香的时节，我们美术馆接待了日本日中友协访华团副团长宫本纠夫。他过去曾是侵华日军中的一个少佐军官，战后致力于书画艺术，在日本书画界颇有声望。就在他即将离开我们市的答谢宴会上，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我给他女儿宫本美芝子画一幅裸体像，并用汉白玉大理石作原料雕刻出来。因为，在日本，有钱或有名望的人家的小姐出嫁，都要请高明的画家画一幅裸体画挂出来，以便求婚的人观瞻。更富豪的人家，还要把女人体雕刻出来，供媒人和求婚的人观赏。往往是他们看中了裸画或裸像，才决定求婚的。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没过多久，他的女儿美芝子真的如约来了。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我给她画好了裸体画，又根据她的身高、体型雕了这尊女塑像。两个月后，她就回国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他说得既干脆又轻松，好象一点也不想隐瞒什么。

“啊！我简直好象在听故事一样。”皇甫升不冷不热地

说：“老兄，我可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市的宣纸生产工艺被日本人盗走了，现在已经成批生产，并开始投入了国际市场，同我国竞争很厉害。经有关方面检验证实：他们是用我市传统的工艺技术生产的。因此，上级安全部门认为，缺口可能就开在我市，并要求我们尽快侦破此案！”

“噢？我说你们怎么拆了我的私人信件，原来你们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薛家伦气愤地站了起来，指责道：“你们难道就这样不相信人？天理昭昭，我薛家伦决没有做对不起祖国和对不起人民的事！”

“不、不，家伦。我之所以向你透露这件事，正是出于对你的信任。请不必多虑。”皇甫升将薛家伦扶在沙发里继续说：“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听到我们祖传的工艺技术被外国人盗走，都会像你一样气愤。现在的问题是，你最有权利向我们提供有关线索，以便追查这伙罪犯！”

“对、对。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薛家伦感到自己刚才的确有点失态，忙建议道：“我可以给宫本纠夫写一封信，请他帮助查一查技术情报资料是从哪里得到的。怎么样？”

“宫本纠夫，就是那个战犯？他可靠吗？”皇甫升不放心地问：“你们毕竟不是深交哇！”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薛家伦说：“日本投降他回国之后，一直为在我国犯下的罪行忏悔，为了表白他的诚意，竟用刀刺去右手食指，发誓要向中国人民还债。后来，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会长，全力开展友好往来工作，受到了我国外交部门的好评。因此，我觉得他是可靠的。”

“那么他女儿的情况呢？你了解吗？”皇甫升突然提出了美芝子的问题。这使薛家伦又一时难以作答。

“美芝子在我这里只是一个人体模特儿，我们很少讲话。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是我笔下的人体模特儿中最标致的一个。我估摸着他父亲对我们很友善，他就这么一个女儿，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最后，薛家伦还补充道：

“后来，美芝子和市外办的同志也有些来往。其实，那也是工作关系。啊……就这样吧！”他站了起来，要逐客了……

三

皇甫升告辞了薛家伦，已是下午下班的时间了。因此，他没有再去局里，而是直接回了家。今天下午，他觉得精神有些轻松。于是，一到家里，就开始淘米，然后又端出电饭煲焖米饭……

不一会儿，皇甫升的爱人白倩倩便回到了家里。她一进屋，也不同他说话，把风衣和挂包往衣帽架上一挂，鞋子一脱，拉开床上的毛巾被蒙住头就躺下了。这使他感到莫明其妙。他知道她的脾气，两口子过惯了总是互相了解。此刻，他也不去理她，只顾自己做菜。等他焖好了米饭，炒好了菜，做好了汤的时候，才慑手慑脚地来到了她的跟前，轻轻地掀开毛巾被，甜甜地在她脸上亲吻了一下，温柔多情地说：“夫人请起，我这里午饭已经备好，单等您前去笑纳！”他这一招果然灵验，她顺从地起来了。他顺势给她提出来了拖鞋。她穿上拖鞋走过来的时候，他又把一条拧干的热毛巾递了过去。这一系列的动作是那么的利索得体。她擦把脸坐在了饭桌旁……

“夫人，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吃饭的时候，皇甫升悄声地问：“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案子？”

“案子不案子管我什么事儿。只是因为上面追查这个案子，外办主任竟决定停发所有人的奖金！还说什么‘事情

出在我们市，外办又是接待外事活动的部门，我们感到很痛心，应当执杖自责！”哼！就他高姿态、严要求。”她颇为不满地说。

“噢，别生那闲气。”皇甫升劝道：“扣个十块八块钱算什么，别因此影响了你的身体，危及到下一代的健康！”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她那微微隆起的腹部。

“哎，你可别小看那十块八块钱，现在物价天天上涨，单靠这几个工资入不敷出呀！当然，为了咱们的小宝贝，我不会气着就是。”她说着用筷子头捣住他的脑门，笑道：“你就放心吧！”

……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皇甫升自然而然地把薛家伦提供的情况和妻子单位的现象联系在了一起。不知是哪部分神经起的作用，使他开始对“外办”产生了兴趣。他虽对仅靠推理就能破案的说法深表怀疑，但是他并不排斥合理的推理和想象，认为建立在科学分析和调查研究基点上的推测，往往是破案的最重要的依据。于是，他开始想：泄密的缺口究竟在哪里？什么人有可能作案？下步该如何行动？……

四

S市公安局会议室里坐无虚席。这里正在召开追查宣纸生产工艺技术资料失窃一案的会议，有关科室的同志都来了。同中国大地上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一样，这个本来应该是很具体、很实在的会议，却也开得不乏泛泛空谈。发言者这个强调破案的重要意义，那个讲破案的关键问题是领导问题。这位领导讲了一大堆注意事项，那位领导又提出了一条又一条的具体要求。说了半天，仍是不着边际。皇甫升坐在案头的一角只顾抽烟。他很少发言，而对别人的发言也很

少听进去。他觉得象今天这样研究案子那简直是浪费时间。因为，他已经听腻了。本来，他有“文凭”，又得到了提拔，大有青云直上之势，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早就对他耿耿于怀。又加上他建议截获薛家伦的信出了个洋相，有消息传出，这个案子可能不让他负责了，由安全处直接抓。因此，此刻别人更不想理会他了。所以，谁也不管他发言不发言，更不知道他听不听别人的发言。而实际上这会儿他并没有闲着，他的大脑皮层异常紧张，思想高度集中，思维特别活跃。基本意见已在他头脑里形成，破案的突破口也已经选好，只是等待时机……

“同志们集中一下，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哇？”会议主持人、副局长曹池发话了：“如果没有什么新鲜意见，就请郑局长作指示。”

他说完之后，在坐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缄口不言。约摸停了两分钟，大伙又都一齐把目光投向了局长。这无声的目光，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已经坐够了，巴不得局长讲完好散会。

“请等一下，我来说两句。”就在这时，皇甫升“霍”地一下子站了起来要发言。人们的目光又“唰”地一下集中了过来。而当一看到要发言的是他，有的伸胳膊看表，有的交头接耳、挤眉弄眼……一些人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皇甫升拧灭了过滤嘴烟蒂，好象胸有成竹似地说：“会议不能就这么着结束，我们必须把侦破重点和主攻方向确定下来！”

在坐的人以为他有什么高论，一听他说了这么一句不疼不痒的话，更有些不耐烦了，会场里乱哄哄的。曹池看皇甫升并没有马上停止发言的样子，只好站起来，伸出双手作一

个向下压的手势：“请安静，让皇甫升把话讲完。”可是，场内还是一片骚动。这时，郑局长不得不站起来说：“我希望同志们要尊重一个人的人格，在别的同志发表意见的时候要耐心地听一下。”经他这么一说，会场才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而皇甫升的发言，并不在乎别人的情绪怎么样。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他是有感而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他大胆地从整体的高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他还建议从“外事办”开刀，然后再到宣纸厂家调查……

“嗨！又是先入为主。刚刚截获了人家的信碰了钉子，还不接受教训。哈哈！”

“外事办，不就是专门接待外宾的嘛，那里出了问题还得了！”

“哼！异想天开！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

皇甫升说完之后，会场上议论声，讥讽声不绝于耳。而他对这些却全然不顾。

“报告局长，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薛家伦的信对我们破案没有价值。”皇甫升不知是反驳还是在申明。

“那么，你认为它的价值在哪里呢？”站起来反问的是安全处的左副处长。左副处长，四十多岁，中等个头，身着中山装，颇有点派头。由于处长位置空缺，现由他负责。可见他的话的分量。

“这一点，我想等案子结束之后告诉大家。”皇甫升没有直接对着他的上级，而是巧妙地用了这个“大家”搪塞地作了回答。

“哈哈哈哈！”左副处长带头大笑，场内顿时也轰然大笑。可能他们是觉得皇甫升说了个大实话——案子都破了谁还听你说这个呢？

会场上的人们再一次把目光都集中在了郑局长那里，那意思是让他裁决了，该他表态的时候了。曹池副局长显得更加灵活，他给郑局长递了个眼神说：“下面请局长作总结。”

皇甫升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郑局长。他很想听听这位老局长对待这件案子的见解。他对这位既有资历、又富有经验、而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领导，打心眼里是很佩服的。所以，他曾经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专业知识。

“我想说一下会议的风气。”郑局长出人意料地点了这个命题，场内又出现了一阵波动，“也可能有的同志觉得有点文不对题。其实不然。破案和做其他工作都是一样的，都要善于听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如果在我们局里，在研究案件时大家都是一个调子，那就会只注意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因此，我认为皇甫科长的意见是很可贵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提倡侦破方法可以自由选择，当然不能违反政策乱来。这次的侦破任务可以由左副处长组成一个班子，皇甫科长组成一个班子，各自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搞。失败一个也不要紧嘛，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郑局长这个表态，非同凡响。会场气氛异常活跃，议论声此起彼伏。有的人还鼓起了掌。左副处长顿时目瞪口呆。就连皇甫升也感觉到这个老局长是否太“那个”了一点……

“我再说一点，就是怎样对待失误。”正当大家还在回味他刚才的表态的时候，郑局长又开始讲了：“现在有点不正常现象，好象失误在老同志身上可以谅解，而发生在新干部身上就不可理解。更有甚者，因为某个同志有一点失误，

就否定了他的全部工作。这是形而上学的。就拿皇甫升同志来说吧，他在薛家伦的日本来信问题上判断有误，但他这样做也是经过批准的。要说责任我首先得负。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不能易人。”

散会后，与会者互相议论着离开了会场。

五

安全处果然组成了两个班子。一个以左副处长为首，当然是人强马壮，设备齐全。另一个由皇甫升牵头，左右手是两个才出校门一年、尚未定级转正的大学生。两个侦破班子思路迥然不同：左副处长制订了从薛家伦入手的侦破方案，而皇甫升则决定从外事办和宣纸厂入手。左副处长暗暗在想：通过这个案子和皇甫升比试比试，看看到底谁能破案。反过来说，如果案子破在了自己的下级手里那面子也不好看。正因为如此，他首先在班子的组建上压倒了对方。而皇甫升呢，他对郑局长作出这样的决定确实感到意外。但领导既然已经决定，他也很想把自己过去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用到破案实践中去，反过来却又担心自己的某些做法突破传统的破案方法会引起更多的异议。但当他一想到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竟在我们这一代被外国人窃走，中华民族的传统工艺技术正在为资本主义服务，心里就非常难受。良心、职业心、责任感驱使他又不冉顾忌那么多，下决心非把这个案子破了不可。因此，也就不再想什么个人的得失了。

.....

皇甫升在对外事办和宣纸厂的调查中，大胆地突破了往常的先找单位领导汇报，然后共同研究方案，经单位指定或认可再找当事人谈话了解的习惯作法。他和侦察员脱下公安制服，身着便装，秘密地分头深入到职工中去访问。而大部分